

诗和远方

□ 李艳 读诗

我在风中读诗
风诗旋地翻着书页
调皮地将诗句
藏东藏西
枝头的嫩叶
黄了绿了
路边的花儿
开了谢了
亲爱的
我读过的那些诗句哦
在花叶间偷偷地细语

我在林间的小路读诗
诗句追着
蒲公英的足迹
飘过炊烟的袅绕
听过梁燕的呢喃
亲爱的
我读过的那些诗句哦
在洒脱的风中
自由地翻舞

我在金色的光里
读诗
而你
就是那束光
带着允许与鼓励
引领和包容
我自由着
在你的光里
在你母亲般博大的爱里
亲爱的自己哦
我读着属于我的
自在的诗
在春的光艳中轻灵地舞着

去远方

远方在哪里？
我以为
在绵延不绝的山里
在浩森深邃的海里
在广袤无垠的沙漠里
在仙雾缭绕的曲径里
我
舟车劳顿 跋山涉水
精疲力尽却发现
远方
遥不可及
于是 远方成了
心中的期盼
梦中的萦绕
日复一日

远方在哪里？
我以为
在曼妙的音乐里
在斑斓的画卷里
在诗人秀美的文字里
在远行者坚定的足迹里
我
心心念念 魂牵梦绕
望眼欲穿却发现
远方于我
是那么的
遥不可及
于是 远方成了
心中的期盼
梦中的萦绕
日复一日

远方在哪里？
我一次次追寻
一次次地问
一次次失落
一次次地梦
千转百回寻寻觅觅
蓦然回首却发现
远方就在
我的心里
在时光流过指尖的缝隙里
在阳光洒落生活的点滴里
在雨后沁入心脾的泥香里
在暮春轻风拂柳的舞蹈里

远方在哪里？
在我成为自己的自由里
在我敢做自己的胆量里
远方就在
我的心里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雪花总是让人充满浪漫和驰想，由此心生对寒冬的无比欢喜。

今年的雪比往来的稍迟了些，但比去年来的急来的猛。时近冬至时节，终于盼来雪花漫天飞舞。不是一片片，而是一粒粒，仿佛细白的盐粒，落在衣服上还听得到“簌簌”的声响。从天刚亮，一直下到晌午，从小雪变成中雪，满世界银装素裹，洁白无瑕。雪地里，小汽车像蜗牛缓缓前行，骑摩托车的则双脚着地小心驾驶。街面上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在久违的雪景里人们感知少有的兴奋与稀奇。有姑娘撑了伞，与闺蜜挽着胳膊说说笑笑；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在银杏树下相互拍照；更多人，只把领口立起来，头也不低地迎着风迎着雪，尽情挥洒难得的豪情。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像脱缰的小野马，不顾家长的呼唤，有的摘掉帽子故意让雪花落满头，有的抓起雪球相互投掷，有的专门打翘翘在地上翻滚……此刻，最属他们自由自在、快乐奔放。我踩着钟点下班，出办公楼走平时供车辆行驶的斜坡。没鞋的积雪蓬松柔软，一不留神我身体后仰滑倒在地，并且顺着斜坡滑行了三四米。门房老赵赶紧过来搀扶，嘴里还念叨着：“麦盖三层被，枕着馒头睡。”我知道他是为了缓解尴尬，连忙跌跌脚，拍打拍打身

上，说道：“是咧。积雪如积粮，明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记忆中，年少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酷的多。那时没有暖气，电灯也不普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洗漱、做作业、看小人书，外边黑漆漆一片，炭火慢慢变成炭灰，就这么一间屋子透着光亮，越发显得夜晚很慢长很阴冷。只有大雪的天气令人欢欣鼓舞。“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窗外，白茫茫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晶莹剔透，落在房顶屋后，覆盖了牛窝猪圈，满世界静寂无声。我们兄弟几个蜷缩在一盘火炕上，透过纸糊的窗棂，看着院中刚刚堆好的雪人，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月光下分外醒目。远处，偶尔响起几声狗的叫声，还有羊的“咩咩”叫唤声，想像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热气腾腾的饺子、炖煮排骨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想像着外边灯火通明的城市，各种眼花缭乱的商品摄人心魄……是啊，只有这洁白纯净的雪花，才能焕发起

雨雪霏霏

□ 雷国裕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逐，激励着一颗小小的内心，瞩望“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后来参加工作，多年奔波在乡镇，摩托便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一到冬天，往往全副武装：棉衣棉裤，头盔护膝，皮手套皮靴子，等等。那时公路上货车较多，地面又多坑坑洼洼，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下雪天更是让人生畏。厚厚的积雪本已行驶不畅，加之冻冰层打滑，还要躲避飞驰的霸道货车，一路上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一次，摩托车半路爆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手机电话，颇有“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的境况。而大雪越下越紧，不一会遮挡了视野，手脚也被冻得有些麻木，心里焦急万分也只能踽踽独行，推着笨重的摩托艰难前行。无人的旷野只有我的身影，拖出一条长长的黑影。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整个人被雪花包裹，眉毛胡须都挂着细小冰凌。年幼的



李够梅 摄

三川河

吾心骄傲为吾村

□ 冯利花

说实话我的心是骄傲着的。

一群人，满满一大巴，还不是普通游客，都是怀揣“文心”的文人，而我也混迹其中，我们一起奔赴同一个村庄，而那个村庄又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孝义市石像村，想想都开心吧！

那天孝义市委宣传部长赵晓琴将“乡村旅游示范村采风活动”的大旗交到作协主席马明高手中时，我看到马主席很郑重地接了过来，把鲜红的旗子舞得铿锵有力，我猜测他的内心一定是激动和踌躇满志的。因为他知道接过了这面旗子，也就接过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爹常年在村里住，我自然是常常回去的，但因拉煤的大车多，每次回去的路上都感觉天灰蒙蒙的，可今天却感觉格外的清爽，满耳“文绉绉”的话语更是把车里熏得暖意融融，许是知道要去的地方特别吧！是呀，小小村庄就有 108 位村民投身抗日谁不听之震撼？我的心又怎不为之骄傲？

是你们换来了和平，今天孝河儿女们又回来看你们啦，当年小小的报国亭已不足以安放你们伟大的灵魂。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们歇息的一隅又一次被改造提升，红色文化广场的修建，旅游服务元素的完善，丰富翔实的史料，都是对你们最大的告慰。那时你们受的苦难太多了，所以不能让你们再受一点点委屈啦！在新塑的英雄铜像下肃穆而立，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威武不屈；108位将士啊，当我用手一个个掠过你们的名字时，我只是轻轻地，我怕惊扰到你们，可我又忍不住地想问，当年你们为什么走得那么义无反顾？现在的你们应该很欣慰吧，因为你们的血没有白流，108位将士啊，你们听到了吗，你们气壮山河的故事正在一遍又

一遍地被讲述着。被骄傲地、深情地、激动地讲述着。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就是对你们最高的敬仰！你们看到了吗？

站在苍松翠柏环绕的纪念馆对面的村子望去，不远处正在修缮的冯济川故居已初具外观。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冯济川先生的故居从沉睡中醒来。前几日我专门去看了看，只靠近它，就有一种能够涤荡心境的静谧。等到 19 处老旧宅院全部修缮还原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请走进它吧！到那时，幽静的院落中，清香的书纸一字儿排开，恬静可以让你忘却都市的车流，你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当你轻轻地翻阅着一摞摞书卷，当你轻轻地抚摸着冯济川先生用过的砚台，当你轻轻地凝视着他的容貌时，你可否听到他在向你轻轻地诉说，诉说他如何兴学，如何保矿，如何做人，如何著书立说。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冯济川，冯家昇等学者，它们的文化气息已扑鼻而来，现在连老百姓都闻得真真切切的了！

我爹说“咱家邻居知道村里肯定会红火，那装修得简直了。”冲我爹这句话前几日我特意去看了看，气派的大门就不说了，进到院里看到新开辟出一畦畦的菜地，这是准备为特色餐饮做准备了吗？而外墙，居室家居全部换新，除了正房，左右两排包括库房，厨厨卫一应俱全，这么舒心惬意的农家小院，游客来了就不想走了吧！邻居奶奶说：“咱村明年还要接大暖呢，到时候你爹冬天也不用去镇上住了，你们儿女回来也不用再脏兮兮得生火了”。别说，我爹第一会乐得不行的。

其实很庆幸我还有村可回，更因今天有这么多的文人墨客一起来到我石像村而骄

傲。人常说，有缘会跨越千山万水，你们毋须跨越，你们只须慕名而来。大家瞧见了，红彤彤的村委大院彰显了我村干部的初心与党性，村史馆里石像村的发展历程和一个个古今人才写满一墙的骄傲与光荣。难道真是那一块人面纹的石像不偏不倚砸在这块地方显灵了吗？还是神灵先知先觉到石像村一定会人才辈出，村子兴旺？我正想着呢，看到我村一位大娘红光满面地走过来啦，我忙打招呼，大娘说：“你还不知道吧，咱村给我们 70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设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每天给我们变着花样吃，而钱只收我们 1 块，你说咱村现在搞得多好呢，早些年依托兑镇煤矿解决了家家的就业难，现在呢，不仅每年过时节给我们老人发放米、面、油，今年医保还给我们贴了 200 元，再看看咱村新修的柏油路，装饰一新的街道，现在我们是在家温心，出来舒心”。大娘说着，笑得合不拢嘴，这一刻，我能感觉到她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满满幸福。现在村里是真正的好啊！

是啊，今天大家看到了石像村真实的模样，我更是闻到了家乡熟悉的味道。家乡一直在振兴，日日在变化，每想到它就如找到了停靠的岸，有了寄托的情。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文化已跨越时空而来，连通整个世界。从世界到内心，这是一种感悟，一种舍取，一种宁静；从内心到内心，这是一种渗透，一种穿越，一种融化。

所有的浮华背后，无不是淡淡的空灵。而我石像村却是可触摸的真实，吾心为之骄傲。它的故事一直在被娓娓道来，它也一直矗立在永恒的壮观里。

粮满园 牛羊肥
小伙子勤劳笑声脆
姑娘们唱着汾河哗啦啦
清个溜溜的水

子夏山的苍松翠柏
向英雄献礼
凤凰城的蓝天白云
向忠魂告慰
啊

胶泥地的汉子
汾河湾的女儿
涅槃的凤凰 热土文水
向着复兴向着富强展翅高飞

文艺副刊

女儿一下被吓着，没有认出我，直往妻子背后躲闪。我卸掉外套，赶忙从外边挑拣大黑炭，把炭火捅旺，把火烧热，把饭煮熟，为家人弥补一点欠缺……

“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雪是有情之物，雪景雪境，融化内心焦作；雪情雪意，迸发亘古温柔。在雪落静寂之时，围一炉旺火，捧一卷诗书，润一方心田，别有一番韵味致一缕遐思。“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的悲天悯人，“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的举步维艰，“纷纷暮雨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的壮怀激烈，“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的刻骨铭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无助愤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生机勃勃，“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的潇洒自如……雪是冬的精灵，被赋予了人格魅力、精神寄托。因了雪的点缀，冬的景象才不寂寥，继而生出听雪观雪赏雪的“四重境界”：一重是初雪，“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二重是雪恋，“烟霏雪，雪霏雪，雪向梅花枝上堆”，三重是雪趣，“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四重是暮雪，“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天降瑞雪，你有故事我有酒，岂不美哉岂不乐乎？！

孟尝君

□ 李牧

第三十二章 姜正

如今的齐国，俨然是列国中唯一的超级强国，齐王的自信心也是

几何级地升腾爆炸。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祖父齐威王和父亲齐宣王的威名下——谨小慎微，不知道自己位置的新任齐王了。信心膨胀了，人是会变的。齐王自觉是天下霸主。

实际上，在列国间，孟尝君的威名要盖过齐王，可是齐王并不觉得。因为孟尝君在他面前，表现的和以前与他探讨人生不虚度时候，并无不同。只要孟尝君在身边，齐王就觉得十分高兴。孟尝君说的话，做的事，都令齐王感到愉悦，都可以激起他冲天的斗志，感觉自己绝对是齐国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一定会超越祖父和父亲的成就。

孟尝君在齐王面前谦恭自守，但他对齐王之外的、不是自己势力圈的人，保持着非常严酷的打压制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人就在齐王耳边，说起了孟尝君坏话。他们对齐王说：“田文秘密经营的薛城，比临淄都要坚固；他又大肆收揽门客，居心叵测，迟早会发动政变，取代大王。”

齐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薛公忠心为国，不会做这等愚蠢之事。齐王话虽如此，但回过头来，细细一想，心中也生了嫌隙，难免对孟尝君多了一份猜疑。猜疑归猜疑，在表面上，齐王却没有动摇对孟尝君的信任。直到有一天，王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齐王被人劫持了！这事说起来，简直太过无厘头。因为劫持齐王的人，是田甲。

田甲是齐王的叔伯兄弟，年方二十三。严格地说，田甲就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每日里除了斗鸡玩狗，赌博赛马，基本就不干正事。什么国家大事、权势斗争，在田甲的眼里，都是些很无趣的事情，不屑一顾。田甲只喜欢玩。在玩耍上，田甲推陈出新，各种奇思妙想。没有多久，好玩的事情就都被玩腻了。孟尝君手下数千门客，会玩的人，也是不少。田甲便与这帮人混在一起。因为王室子弟，自然也与孟尝君交往甚密。逐渐地，外界认为，田甲乃是孟尝君一党。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人，某一天，在宫中劫持了齐王。

当然，田甲这么醉心于玩乐的年轻贵族，劫持齐王的手段，简直和闹着玩没有什么两样。据说他带了几十个人，在侍卫环伺之下，径直走上去，拔剑围住齐王，就这样把齐王劫持了。侍卫们又惊又怒，更多的是感到万分羞愧，对田甲等人的行为异常愤怒。没有一刻钟，田甲等十几人就被侍卫们砍成肉酱，一个不剩。

齐王暴怒，严令追究这件事，抓了不少人。有人就对齐王说，田甲一个毛头小子，怎么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后面一定有人在指使。齐王拍案大叫：“在齐国，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谋划这样事情！”

这人假装半天，最后扭扭捏捏地说：“相国，田文。”这两字一出口，这人偷偷看向齐王，见齐王脸上并未露出意外的神色，他的口齿立刻犀利起来，滔滔不绝地道：“只有相国田文有这么大的胆子，也只有他，才有这么大的势力敢做这样的事情。”

齐王假意怒道：“相国忠诚于我，断不会做出这等事！你休得诬陷于他！”

这人道：“田文心胸狭隘，借三国之兵以报私怨，天下震怒。又收买人心，聚集三千门客。其封邑薛

城，城防坚固，堪比都城。薛城数十万人，唯知齐有薛公，不知齐有大王。”齐王不自觉地握紧了腰间的剑柄，眼神渐渐凌厉起来……

孟尝君听闻田甲劫持齐王，被当场砍死后，慌忙入宫，求见齐王。

齐王不肯见。

稍后，孟尝君已经知道有人在齐王面前说自己什么话了，心中万般别扭。心道：我要搞政变，怎么会做得这么幼稚！但现在齐王不肯见，孟尝君就是想辩白，也找不到机会。但其实，即便见了面，齐王能够相信自己的话吗？这个事情太过明显了，孟尝君不由地有些恼怒，心道：你说我政变，我不妨政变一个给你看看。生气归生气，但真要搞政变，推翻齐王，却也不是片刻之间就能做到的事情。孟尝君事先没有准备，现在动手，是自投罗网。也许，齐王就在等着孟尝君发动呢！

齐王这边，其实是真在等孟尝君发动。他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指控孟尝君政变。但是只要孟尝君一动，他就好办了。预先准备好的精锐齐军，就可以将之一网打尽，旁人也不再说什么。但偏偏孟尝君毫无动静。

双方就这样僵持起来。

三天之后，王宫前，走来一个人。此人衣服整洁，面白无须，四十余岁。腰悬长剑。他在宫门前的地面上，铺下一块竹席，盘腿坐定。这人的行动极为怪异，一些看热闹的人，远远围了一圈，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王宫侍卫看到了，上前来驱逐，这人怒目圆睁，大声道：“我为薛公辩冤，你等休得阻我！”侍卫被他的气势所慑，竟不敢再说，退至一边。

这人气定神闲，从怀中取出一块写满字的丝绢，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前。而后，这人对着王宫，大声道：“我，名叫姜正，不是齐国官吏，也不是田文门客。只是一个齐国国。田文相国，忠君爱国，是齐国之福也。绝对不会是欺君罔上之人。我以我的命，为相国担保。”

说完，姜正拔出腰间长剑，狠狠地刺断自己的脖颈，鲜血顿时冲天而起，喷了有一丈多高，将身前的丝绢染得血红。这一幕，惊呆了围观的民众。旁边的侍卫，压住心中的惶恐，将丝绢捡了起来，送进宫中。

齐王听侍卫描述了事情的经过，看着眼前叠的方方正正的丝绢血书，心中也不禁有些恍惚。他想起今天清晨，禁床的时候，莫名发现枕边放着一叠丝绢，很明显与这丝绢原是一块，一裁两半，他心中一阵颤栗。齐王下令打开血书，念了一遍。大概意思就是相国忠于王上，劫持大王的事绝对不是相国所为，我以生命来为之担保。

侍卫念完血书，齐王已拿定主意，道：“相国一贯忠诚于我，怎么会发动政变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相国的忠诚。”说完，齐王看向面前的官员。这官员脑子上转，大声道：“王上说的对，这些天，我经过详尽的调查，田甲劫持王上，都是他自己搞的，与相国没有任何关系。相国的忠诚不容置疑。”

齐王道：“快快召相国来见，这齐国的大事，还要他来决断。”

孟尝君在家，这些事情，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听到姜正的名字，孟尝君一脸疑惑，问身边的人：“姜正，是我门下客吗？”

“不是。公子门下并无此人。”

身旁管事的人应声道。

魏子在旁，黯然道：“薛公，前些年，我三次收的租税，就是送给姜正的！”

孟尝君听了，长叹一声，默默无语。

（待续）

胶泥地的汉子 汾河湾的女儿

□ 曹小林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
阴沉沉的天啊大雪飞
饥寒交迫的乡亲
被赶到护村堰周围
见证了七烈士
大义凛然 血溅白练飞

刘胡兰的年龄
只有十五岁
脚步从容 走向铡刀

视死如归
生命那么美
理想真宝贵
为大众 求解放
真英雄 大无畏

胶泥地的汉子
汾河湾的女儿
民族脊梁
铿锵玫瑰

第一个百年荣光彩绘
晴朗朗的天啊柳丝垂
看到献花敬礼的少年
心潮翻滚如梦回
亲亲的胶泥地呀
百业兴旺 人勤家和美

电网走西东
大路通南北
乡愁浓浓的庄稼院